

好書 永遠不寂寞

書評與文學批評集

歐宗智 著

人生因文學而豐富，文學因人生而發光，小說則是表現最多面、最豐富人生的文學形式，作者仔細閱讀世界經典名著，注意小說的故事性和思想性，深入淺出地予以析論，可謂繁花似錦，美不勝收。

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

好書永遠不寂寞

——書評與文學批評集

歐宗智◆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新萬有文庫

好書永遠不寂寞

——書評與文學批評集

作者◆歐宗智
發行人◆王學哲
總編輯◆方鵬程
主編◆葉樞英
責任編輯◆徐平
美術設計◆吳郁婷

出版發行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電話：(02)2371-3712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056196
郵撥：0000165-1
網路書店：www.cptw.com.tw
E-mail：ecptw@cptw.com.tw
網址：www.cptw.com.tw

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
初版一刷：2008 年 3 月
定價：新台幣 250 元



ISBN 978-957-05-2266-2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萬卷書籍，有益人生

——「新萬有文庫」彙編緣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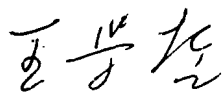
臺灣商務印書館從二〇〇六年一月起，增加「新萬有文庫」叢書，學哲總策劃，期望經由出版萬卷有益的書籍，來豐富閱讀的人生。

「新萬有文庫」包羅萬象，舉凡文學、國學、經典、歷史、地理、藝術、科技等社會學科與自然學科的研究、譯介，都是叢書蒐羅的對象。作者群也開放給各界學有專長的人士來參與，讓喜歡充實智識、願意享受閱讀樂趣的讀者，有盡量發揮的空間。

家父王雲五先生在上海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時，曾經規劃出版「萬有文庫」，列入「萬有文庫」出版的圖書數以萬計，至今仍有一些圖書館蒐藏運用。「新萬有文庫」也將秉承「萬有文庫」的精神，將各類好書編入「新萬有文庫」，讓讀者開卷有益，讀來有收穫。

「新萬有文庫」出版以來，已經獲得作者、讀者的支持，我們決定更加努力，讓傳統與現代並翼而翔，讓讀者、作者、與商務印書館共臻圓滿成功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



自序

（一）書評強調持平精神

書評，顧名思義，就是針對一本或一本以上的書，介紹其內容大概，描述其主要特質，並予以評價。換言之，書評的功能在於以公正客觀的立場，指引全書大意，以及批判其內容與形式的高下。所謂指引，是描述性的介紹，批判則是價值性的鑑別，兩者兼而有之，方得稱之為「書評」。

學者沈謙認為，書評通常有二種寫法，一為感性的讀後感，是憑個人直覺，敘述讀後的感受；一為知性的評介，此須顧及全書，作一番理性的整體分析，除指出該書之優缺點外，還要與其他作品相互參照比較，斟酌給予適當的評價。感性的讀後感偏向主觀，容易流於印象式批評；知性的評介比較客觀，寫作態度嚴謹，接近於學術性的文學批評。關於書評的種類，分法各有不同，顧敏〈書評之寫作型式與內容〉將書評分為摘要型、論述型、源考型三種，沈謙則視其寫作性質，增加為五種，包括：介紹知識性書籍的論述型、作重點式介紹的摘要型、多半是專家評專書的源考型、將兩本以上書籍相互評析的比較型，以及屬於一般讀後心得的感發型。雖然

有上述分類，但在實際進行書評寫作時，基於書籍的特色與表達的需要，往往因時制宜，會將數者融為一體，是以書評未必能嚴格劃分種類。

不管是學者、作家或一般讀者，只要擁有自己的觀點，都可以是書評的撰寫者；然書評寫作時，應強調持平的精神，不容許個人的好惡作祟，也不可先入為主，武斷地搬弄教條，還得秉持謙虛的態度，因為謙虛才能夠容納真理。更重要的是，評論者要將個人的實際知識或同情諒解，滲透於評文之中，才足以讓人信服，進而引發共鳴。值得警惕的是，書評之寫作很容易產生以下毛病，諸如曲意奉承、諛揚備至，在無形中散佈謊言，行使騙術而不自知，是謂可鄙；或者強詞奪理、存心挑剔而威勢凌人，是謂可憎；當然把他人作品抨擊得一無是處，自己則聒絮連篇，繁徵博引，流於炫耀賣弄，是謂可恥。有心從事書評寫作者，當引為鑑戒。

（二）書評是文學批評的藝術

書評與文學批評關係十分密切，文學批評家與書評家有時是分工者，而又往往同為一人。「文學批評」乃是一種以「文學」為特定對象的「批評」工作，批評的過程中，不但有「理論」做為基礎，且常不只是一種理論而已。書評通常是文學批評原理原則的具體運用，用以對一切文學作品作適當的「解釋」和「判斷」。此批評的解釋與判斷，在於使我們對作品的特色和價值，具

有深澈的理解以及清明的感覺。如果書評家對批評原則的蒐集與構成，有新的貢獻，亦能豐富文學批評科學領域的內容，是以有「好的書評很接近於文學批評」或「書評是一種文學批評的藝術」這樣的講法。

評論家沈謙認為，文學批評有三層次，即（一）主觀的欣賞、（二）客觀的研析、（三）透過客觀的研析而得出的主觀理論；他並且指出，實際的文學批評過程可被概括為闡釋、衡鑑、比較、評價、立論等五項。總之，文學批評必然運用到相關的理論和知識，其中源自西方的批評派別很多，諸如傳統批評、形式批評、心理分析批評、神話與基型批評、表象批評，以及亞里斯多德批評、女性主義批評、文類批評、觀念史批評、語言學批評、現象學批評、修辭批評、社會學批評、背景批評、結構主義批評、風格批評……等等。以上各家各派，都只是一家之見，隨著時代演進，更多新的批評方法推陳出新，不斷出現，像後殖民論述、酷兒理論、文化批評、文本理論、主題學理論、後現代理論、身體理論、空間理論、新馬克斯主義等皆是，如今從事文學批評而不用理論似乎就表示自己落伍了。

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錯，但任何從事文學批評者必須明白，每一種理論無論如何完整周備，都不免「蔽於一曲，闕於一端」，很難做到圓融通解的境地，如果過度重視理論與方法，甚至於機械化的直接套用理論模式，便可能反客為主，顛倒了文學與文學批評原本主賓的關係。也就是說，「理論」不應是從事批評的唯一方法。

從事文學批評者應注意到，文學批評需要理論之根據，但理論不等於批評；文學批評須講求方法，但不僅僅只等於科學方法；文學批評須參考外緣資料，但資料之整理蒐集不能算作文學批評；文學批評對象包括作家與作品，但最終結果必須集中在對作品的批評；文學批評的作業內容至少須涵蓋對作品的分析、解釋、評價，沒有評價的批評只能算是文學分析，不是文學批評。以上在在值得有志從事文學批評者三思。

文學批評家必須將其知識、卓見，用於對作品作深刻而細微的品味或鑑賞，此乃文學批評的一項重要實踐，也相當於書評的工作。如今，作家論、作品研究、專題論評與研究等，都可以說是以書評為基礎的、較為深入專門的文學批評，這是十分重要且深具價值的工作，然而不可否認，這樣的工作必須投注極長的時間，以及耗費大量的精力，故其普遍性、機動性、時效性均遠遠無法跟書評相比。

作家對於與自己有關的書評或文學批評，因其褒貶而產生所謂的愛恨情結，其實只要書評家或文學批評家無私地精讀作品，予以分析、探討與評價，而非惡意地無的放矢、肆意撻伐，儘管被指出作品的不足與缺失，作家都應以平常心來接納、參考，畢竟值得評論的作品，即使非至善至美之作，也必定有其價值和影響力，或是具備了如夏志清教授所言之「獨具慧眼」以及「耐人尋味」的優點，作家理當為自己的作品達到「起評點」，獲得討論與受到注視而感到欣慰。

（三）一起建立書香社會

今日出版發達，書海浩瀚，知識爆增，讀者對於披沙揀金的書評之需求，尤甚以往，書評的寫作與發表顯得益加重要，而文學批評當然也不能只停留在書評、書介及導讀上，否則文學批評將永遠只能做為文學創作的副產品及附庸，無法建立主體性的地位。由臺灣近年來多元批評論述之現象來看，文學批評的各種論述，已不僅是詮釋作家心態、考證文本源流、做為文學的附庸而已，優質的文學批評甚至可以和創作互為發明、互為因果，文學批評的地位可說得到具體之提升矣，學者鄭明嫻更期待著，文學批評和創作一樣，具有創造性，猶如上帝藉瑪利亞之軀使耶穌誕生；而理想的文學批評藉由批評的對象孕育評論家的思想，本身也成為一種特殊形態的「文學創作」。

雖然國內的讀書風氣未能與出版事業的蓬勃發展形成正比，特別是成人普遍不愛讀書，書市消費的主力往往是青少年。所幸政府有鑑於此，已不斷在推動書香植根工作，是以我們對閱讀的未來願景仍然抱持樂觀，同時也期盼更多有心人加入書評與文學批評寫作的行列，憑藉知識、學養、觀察力、分析力、判斷力，構建一套自己的美學標準，寫出或知性或感性、生動優美、深具可讀性的書評，提升文學批評的藝術境界，一起為建立書香社會而奮發前進。

好書永遠不寂寞

——書評與文學批評集

目錄

i ◆ 自序

001 ◆ 美麗與悲哀

——談川端康成《雪國》

008 ◆ 暗示的美感

——談川端康成《千羽鶴》的象徵手法

014 ◆ 浪漫與現實

——談川端康成《名人》

019 ◆ 幸福與孤單

——談川端康成《古都》

023 ◆ 老年人內心隱密的角落

——談川端康成《山之音》

032 ◆ 純情青春的謳歌

——細品川端康成〈伊豆的舞孃〉

037 ◆ 一幅畫的完成

——談夏目漱石《草枕》焦點人物「那美」

- 044 ◆ 軍國主義的諷刺與批判
——談井伏鱒二的〈遙拜隊長〉
- 050 ◆ 死亡與再生
——談太宰治《斜陽》
- 057 ◆ 宗教的信仰與質疑
——談遠藤周作的小說主題
- 062 ◆ 罪與反省
——談遠藤周作《海與毒藥》
- 068 ◆ 逃避或面對
——談大江健三郎《個人的體驗》
- 075 ◆ 不只是推理而已
——讀松本清張《天城山奇案》
- 080 ◆ 提升推理小說的藝術水準
——以松本清張《砂之器》為例
- 084 ◆ 分裂造成時代悲劇
——讀黃皙暎〈韓氏年代記〉
- 089 ◆ 誠實面對生命
——讀巴斯特納克《齊瓦哥醫生》
- 095 ◆ 浪漫主義者的悲劇
——談海明威《戰地春夢》

101 ◆ 超越有形的悲劇

——海明威《老人與海》的象徵意義

106 ◆ 既愉悅又憂傷

——品嚐海明威《流動的饗宴》

112 ◆ 反戰思想的具體呈現

——雷馬克《西線無戰事》歷久彌新

118 ◆ 反極權的人道主義者

——《凱旋門》雷維克醫師的人物塑造

123 ◆ 憤世嫉俗的苦悶少年

——讀 J.D.沙林傑《麥田捕手》

130 ◆ 荒誕的內在寓意與象徵

——波赫士的魔幻寫實

135 ◆ 純真心靈的追求

——看聖艾修伯里《小王子》

141 ◆ 百年家族的興亡寓言

——讀馬奎斯《百年孤寂》

146 ◆ 歷史的荒謬與諷刺

——談米蘭·昆德拉《笑忘書》

【附錄】

157 ◆ 什麼是好小說？

162 ◆ 寓言的藝術特質

169 ◆ 天人合一的文學美感

172 ◆ 臺灣文學語言的運用

177 ◆ 開創散文書寫的可能——談散文的知性與感性

181 ◆ 期待公正客觀的文學史

188 ◆ 後記

美麗與悲哀

——談川端康成《雪國》

（一）日本化的情調

一九六八年，川端康成（1899-1972）以《雪國》、《千羽鶴》、《古都》等小說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，其中主要完成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、定稿於一九四八年的《雪國》，其日本化的情調和淒美，受到高度肯定，普遍被認為是川端康成最傑出的代表作。川端康成雖為否定寫實主義的所謂「新感覺派」作家，但他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學的優點，一方面力圖保持日本文學的傳統色彩，自知名的〈伊豆的舞孃〉起，即不斷做這種新的嘗試，直到《雪國》完成，前述二者的結合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。而《雪國》所呈現的「美麗與悲哀」，也正是川端康成文學的特質。

《雪國》是描述已婚、擁有祖產、有些遊手好閒，平時譯介西洋舞蹈的文人島村，似乎對未來感到迷惘，乃投入大自然，欲找尋自我，於五月來到山村，待了七天，結識才十九歲的、習舞彈琴的駒子，彼此喜歡著對方，島村尤其欣賞其潔淨之美。半年後的歲末，島村再次來到山村，此時的駒子為了賺錢幫舞蹈師傅的兒子治

病，只好出來當藝妓。迷戀著島村的駒子、住在師傅家幫忙照料病患的葉子以及島村，三人之間產生十分微妙的朦朧情愫；島村對她們不甘命運擺佈的身世際遇，深表同情。隔年二月，島村失約，沒有來參加「驅鳥節」慶典。島村第三次來到山村，已是楓紅季節，駒子的師傅和長期臥病的行男已亡故，駒子時年二十一，住在藝妓屋，儘管知道跟島村在一起，兩人之間不可能會有結果，她仍然為自己無法完全抓住島村的感情而焦慮不安；葉子則天天到師傅兒子的墓前參拜，島村發現葉子身上有著山村沉悶生活的宿命，以及使她動彈不得的哀愁。駒子擔心葉子會發瘋，將來可能成為她的沉重包袱。最後，雪季來臨之前，山村放電影的蠶房失火，先前請求島村帶她前往東京的葉子被火嚴重灼傷，幾乎奄奄一息，駒子抱著葉子的身體瘋狂叫喊：「這孩子瘋了！她瘋了！」《雪國》以這場大火收場，在島村看來，葉子好像是在自我犧牲或懲罰自己。

（二）餘情美和季節感

日本文學的傳統特質之一，是排斥理而尊重情，言理也是情理結合，追求一種餘情之美，這種「餘情美」是指表面華麗而內在深玄，具有一種神秘、朦朧、內在的和感受性的美，不完全是肉感性、官能性的妖豔，也不完全是好色的情趣，而是從頹唐的官能中昇華而成為豔的餘情，是已經心靈化、淨化了的，有一種莊嚴的氣韻，包含著寂寞與悲哀的意味。川端康成的《雪國》，

繼承了日本文學這種「餘情美」的傳統，而且主要表現在駒子和葉子身上。

川端康成筆下駒子之美，不是肉欲化的。駒子雖是陪酒甚至於賣身的藝妓，帶給島村的感覺卻是「潔淨」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初見駒子，川端寫道：「女子給人的印象是出奇的潔淨，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腳趾彎裏大概也是乾淨的。」因為太潔淨了，所以島村「就把這種事同她區別開來了」。他望著晨起照鏡的駒子，「突然縮了縮脖子，鏡子裏白花花閃爍著的原來是雪。在鏡中的雪裏現出了女子通紅的臉頰。這是一種無法形容的純潔的美」；如此形容駒子的外貌：「顴骨稍聳的圓臉，輪廓固然平常，但膚色恰似在白陶器上抹了一層淡淡的胭脂，脖頸底下的肌肉尚未豐滿。與其說是個美人，不如說比誰都要顯得潔淨。」駒子練彈三弦琴時，「沒有施白粉，都市的藝妓生活卻給她留下慘白的膚色，而今又染上了山野色彩，嬌嫩好似新剝開的百合花或是洋蔥頭的球根；連頸子也微微地泛起了淡紅，顯得特別潔淨」。總之，駒子之所以能把島村從老遠吸引到這兒來，乃是因為她身上蘊藏著深深惹人愛憐的美及氣質。

至於葉子，島村在第二次前往雪鄉的火車上，就被葉子所吸引。她那種迷人的美、溫柔的表情，使島村感到吃驚，不由得垂下了目光，只能藉由窗玻璃反射的映像，偷偷看她。窗外的暮景，在葉子的輪廓周圍不斷地移動著，使人覺得葉子的臉也是透明的，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。當窗外的燈火從她臉上閃過，「她的眼

睛同燈火重疊的那一瞬間，就像在夕陽的餘暉裏飛舞的嬌豔而美麗的螢火蟲」。特別是當山野的篝火映照在葉子臉上，那種無法言喻的美，使島村的心不由為之顫動。後來，島村一方面哀憐駒子，一方面可憐自己，卻發現到葉子全都看在眼裡，「彷彿放射出一種看透這種情況的光芒」，他也因此被葉子吸引住了。

此外，「季節感」亦是日本文學的傳統，此正是川端康成對自然的感受和理解的重要條件。《雪國》之中，川端康成一再強調季節變化之美，甚至伴隨人物感情的旋律來描寫，如雪鄉的暮春，「杉樹挺拔，不把雙手撐著背後的岩石，向後仰著身子，是望不見樹梢的。而且樹幹筆直地聳立著，暗綠的葉子遮蔽了天空，四周顯得深沉而靜謐」；夏天，「紅蜻蜓漫天飄舞，有時停落在人們的帽子上、手上，有時甚至停落在眼鏡框上，那股自在勁兒同受盡虐待的城市蜻蜓，真有天淵之別」；秋景之「對岸陡峭的半山腰上開滿了茅草的花穗，搖曳起來，泛起耀眼的銀白色。雖說白得刺眼，卻又像是在秋空中翱翔的一種透明、變幻的東西」；尤其是雪鄉的冬景，著墨最多，最是引人入勝；如「這是一幅嚴寒的夜景，彷彿可以聽到整個冰封雪凍的地殼深處響起冰裂聲。……滿天星斗，多得難以置信，它們閃閃競耀，好像以虛幻速度慢慢下墜似的，……縣界的山巒已經層次不清，顯得更加黑黝黝的，沉重地垂在星空的邊際。這是一片清寒、寂靜的和諧氣氛」。小說末章的銀河，也美得教人讚嘆不已，川端康成寫道：「猶如一條大光帶的銀河，